

● 杨利慧

中原女娲神话及其信仰 习俗的考察报告

—

女娲，是中国民间声威显赫的一位创世母神与文化英雄，她炼石补天、抟土造人、定婚姻、制笙簧等，圣功伟绩影响之所及，数千年来不仅在民间形成了大量神话、传说和风俗习惯，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文人学者的研究兴趣。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这些研究主要地还是利用了考古学与文献学的资料来进行的，对民间长期大量存在着的活态神话及相应的民俗文化，缺乏应有的考察与研究^①。可喜的是，随着近年来民族民间文化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对女娲文化的研究也开始步入新的天地。一大批口头神话传说被搜集整理了出来，一些省份，如陕西，还就当地女娲信仰习俗进行了调查^②。河南省自1983年开始“中原神话考察”以来，也搜集到相当丰富的民俗学资料^③。然而对女娲文化进行较具规模的专

^① 比较特殊的是三、四十年代，以芮逸夫、闻一多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利用当时在西南少数民族中发现的兄妹婚型洪水神话，将古文献与民族志资料相结合进行综合分析，使女娲神话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证明了活态神话在研究中的重要性。但由于当时对汉民族中存在的女娲神话及其信仰习俗还缺乏调查，这种资料的局限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们立说的准确性。

^② 参见张自修《骊山女娲风俗及其渊源》（《陕西民俗学研究资料》第一集）及其编著的《骊山古迹名胜志》（陕西省临潼旅游局）。

^③ 参见张振犁、程健君编《中原神话专题资料》（河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1987年）、张振犁著《中原古典神话流变论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其中凡与本次调查有重复而原有较详细说明文字者，本文均不赘述。

题考察，这还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它对于丰富神话资料宝库，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女娲，推动新时期的有关研究无疑会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

这次调查，属于历次“中原神话考察”的一部分。调查队伍由河南大学中文系张振犁教授、陈江风副教授、吴效群老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博士研究生杨利慧四人组成。时间自1993年3月21日起至4月17日止，历时近一个月。考察地点为河南、河北两省的六个县。所到之处，得到各市县人民政府、文化馆、群艺馆、县志办和文物保管所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二

淮阳是我们此行的第一站。以前中原神话调查组曾多次来过这里。

淮阳，今位于黄淮平原腹地，豫东周口地区的中心，古称“陈”。据《资治通鉴》和《竹书纪年》载：帝太昊伏羲氏都于此；因其“以龙纪官”，故又有“龙都”之称。现城东南八里许有平粮台遗址，经考古分析距今4500年左右，系我国目前发现的最早城池遗址。不少人认为这座古城即历史上记载的太昊氏之都——宛丘。

这里祀奉的大神是太昊伏羲氏^①。城北三里许的蔡河北岸，建有太昊陵。相传这陵是明太祖朱元璋得人祖伏羲庇佑后还愿重建，故有皇城的威势。整个建筑群包括外城、内城及紫禁城三道皇城，两殿、十三门、两楼、一台、两庑、两坊、一园、六观，共占地875亩。统天殿是太昊陵主体建筑之一，俗称“大殿”，门额上书“伏羲圣迹”四个大字。内塑有伏羲手托八卦像。统天殿之后有显

^① 太昊与伏羲是否即同一人（神），尚有争议。此暂不论。

仁殿，俗称“二殿”，殿内挂有宣传伏羲、女娲治世造人诸圣绩的若干壁画。殿后紫禁城内有伏羲陵，陵高十寻，周长150多米，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之意。陵前立有墓碑，上书“太昊伏羲氏之陵”。墓碑前修有一个香火池，供香客们焚香烧纸使用。除这些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外，太昊陵东西原各有三观：东有岳飞、老君、真武；西有女娲、玉皇、三仙。现仅存有岳飞观，其余解放后均被拆毁，目前正在准备恢复。

每年农历二月二到三月三，太昊陵内都有庙会，西自京汉路、东至皖西、北自鲁西南、南至湖广的方圆五、六百里的群众纷纷赶来朝祖进香。这两年来此旅游并朝祖的海外及港台人士也日渐增多。每日人数往往上万，多则十几万人。我们来时虽已是庙会尾声，然而陵前“面桥”上、蔡河两岸依然摊点密布。卖的最多的是香炮纸钱、泥泥狗、布老虎、塑料娃娃、粗瓷制成的各种神像（如各式观音、手捧八卦的伏羲、老奶奶模样的女娲、大肚弥勒佛以及毛主席像等等），其他还有旗杆、楼子、布匹、衣服以及各种小吃、日用杂品等。陵内更加热闹，有举着楼子、冠袍等吹打打来还愿的，有携着香炮纸钱来求福的，有挎着篮子四处兜售塑料娃的，有摆摊设点推销自制的泥泥狗、布老虎、“老衣”（人死时穿的衣服）的，有在殿内跳担经挑的，有唱经宣传人祖功绩的，也有算卦看手相的……鞭炮声、锁呐声、唱经声不绝于耳，来来往往的人摩肩接踵、络绎不绝。

除这一个月庙会外，平时每月的初一、十五，也有人来这里进香求愿。庙会期间的初一、十五也是最热闹的。三月三，是“瞎子会”。相传人祖兄妹捏泥人后，因雨收拾不及而使一部分伤残，所以残疾人与健康人一样，都是人祖的子孙。这一天各地残疾人要云集太昊陵内，感谢人祖对他们的关照。

伏羲在淮阳被尊奉为“人祖爷”、“人根之祖”、“斯文鼻祖”。女娲一般被称作“人祖姑娘”、“女娲姑娘”、“老母娘”等，“人祖奶奶”的称法常常受到指正。张玉芝（女，80多岁，不识字）说：

伏羲、女娲兄妹滚磨但磨散开了，二人并未成亲，所以女娲还是女儿身。王东莲（女，58岁，陵内摊贩）说：他们兄妹结亲了，但不好意思，所以还是称女娲为“人祖姑娘”。这里广泛流传着人祖爷显灵以及伏、女兄妹婚神话。我们欣喜地发现在这里流传着大量的“经”——一种民间小调形式的口头文学作品。我们采访了一个北关香会，会首周传荣（女，40岁，不识字）一人便唱了《人祖夸家》、《担花蓝经》、《人祖姑娘经》、《老母娘下凡》、《十上香》、《道姑修行》等10余首。其他会员也多少会念几段“经”。其中有些是妇女们担经挑时唱的，内容多宣传神仙思想、劝人修行等，也有唱日常生活内容的，如《十二月对花名》、《七岁的小姐好行善》等。还有一类是“传经”时唱的，多讲述神灵事迹，有很强的民间信仰色彩。例如《人祖姑娘经》唱道：

老盘古安天下人烟稀少，
没有天没有地哪有人伦。
天王爷他下来治世日月星斗，
地王爷他下来治世五谷苗根。
东南山出了一个混天祖，
西南山出了一个洪钧道身。
人祖这无奈何，
他姊妹无奈何大祸临身。
上天只把他来搭救，
昆仑山上滚磨成亲。
到后来生下了儿女百对，
生下了百家姓直到如今。
讲起来全世界一母所养，
讲起来全世界一个老根。
南无者佛来南无佛，
这都是人祖姑娘传下的一本经。

这一类经是“真经”，据说是人祖梦中点化他们的，平时不唱。例如《十上香》系请神时唱，《人祖姑娘经》一般在宣传人祖时唱。唱经的多是妇女，但男子也有会唱的，例如这一香会中的李军（30岁，农民）便给我们唱了《伏羲扫碑》、《伏羲镇陵碑》等，也说是人祖点化。这些经体现了民间的观念世界，如果能将其系统地搜集整理出来，将是民间文化研究的宝贵资料。

庙会也许是一方民俗文化最集中的体现了。淮阳人祖庙会风俗的丰富多彩是一个证明。

担经挑，又叫“担花篮”，是民间妇女们跳的一种舞蹈。较早是四个人跳，三个人担花篮，一个人打手板。基本的舞步有“剪子股”、“梅花步”、“龙摆尾”等。舞者一般身着黑色大襟上衣、黑大腰裤镶彩边、黑绣花鞋，戴五尺长的黑头纱、下缀二寸长穗。每当舞者走到中间背靠背交错而过时，身后的长纱便飘飞绞绕在一处，仿佛二龙交尾。这被不少研究者认为是象征伏、女相交之状。如今跳法更加多样，人数也增至六、九、十二或更多。今年“龙都朝祖大会”的一些组织者为了更吸引游客，将一些担经挑舞蹈进行了排练，服装也改成鲜艳的衣裤再加花红头饰。在我们看来，其“原始遗泽”的价值不免因此大为减少了。

担经挑一般在庙会上敬祖或还愿时跳。跳前要烧香，有的还要洗手后才拿经挑。暂歇时要双手平伸、端着经挑以示恭敬。跳罢回家，担挑亦不能随意乱放，有的挂于高处，有的则裹以红布、放在箱子里。这种舞“传女不传男”，要学可以在庙会上、香会里或者在家里向妈妈、奶奶等学习。一般跳这种舞的都是年纪在五、六十岁以上的老年妇女（当地称“老斋公”）。她们跳起舞来，即使身体有病，也能步履轻盈。舞到迷狂时，往往眼含热泪，还能做出弯腰、翻身等高难动作。

据说“担经挑”意在敬祀老母娘女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担经挑研究的县文化馆李洁同志向我们介绍说：有的民间老艺人讲，担经挑是从古时的“龙花会”流传下来的，伏羲是大龙，女娲是

小龙。当地还流传着一个神话传说：《担经挑的来历》，说女娲补天之后，错投了恶狗村，变成了一只黑狗。她的女儿宓妃想念她，就扎了两个龙凤花篮，写了点孝敬娘的经文放在里面，用竹扁担挑着，走到哪儿，就在哪儿担着经跳，然后就向围观的人们打听女娲的消息，终于救出了女娲。后来人们就学宓妃的样子担经挑，为的是祭祀祖先。谁的经挑做的大、好看，谁就是知宗敬长的真心女^①。担经挑传女不传男，据说就是因为奉祀的乃是女娲之故。那么，果真是敬奉女娲便得妇女来跳吗？女神崇拜与妇女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还有，舞者一身黑色，与泥泥狗的底色为黑，是否暗含有更深的意义？这都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泥泥狗，又称“陵狗”，是庙会上各种泥制玩具的总称。用淤泥捏成，全涂成黑色，后用红、黄、白、绿、蓝五色，绘以点线结构的图案，造型古拙。有简单至极的小燕子、鳖和泥坝，也有较精细的双面人、双面猴、虎驮猴、猴驮猴、草帽老虎等。其中有一种人面猴，身躯粗犷，胸部中央以红、绿、白等线条绘成图案，学者们认为这是女阴形象。泥泥狗中大量的双面动物，也被认为是生殖崇拜的表现。泥泥狗起于何时，已无可考。据艺人们讲：泥泥狗的由来与伏羲、女娲捏泥人有关，其中的泥坝即是他们制的乐器，草帽老虎是从女娲结亲时“以扇遮面”而流传下的。关于泥泥狗的用途，徐继祖（男，48岁，会捏泥泥狗）介绍说：在沙河以南，人们将泥泥狗带回去冲水喝，可以治病，因为人祖爷的土贵。现在泥泥狗基本上已成了玩具、工艺品。以前老斋公们赶会回家，总要花一两角钱买一大堆泥泥狗，来应付路上孩子们的拦劫，否则他们会唱：“给点儿小陵狗，不然到家死恁俩口儿。”制作泥泥狗较集中的，是城关附近的白楼等乡的10多个村庄，有400多户人家。艺人们说：泥泥狗是淮阳的特产，其他地方即使有，也是从这里传过去的。我们在随后的几处庙会上，

^① 《河南民间文学集成·周口地区故事卷》中收有此则神话，杨复俊采录。中原农民出版社，1991年。

确实再未见过这种泥泥狗。

求子是太昊陵庙会上很常见的活动。以前陵内有女娲观，俗称“娃娃殿”，观中有泥娃娃，求子者祈祷许愿毕，供上一点钱，买一个娃娃，用红绳套住它的脖子，迅速藏在衣内。并起个“留柱”（谐音“留住”）、“都来”之类的名字，一路默念着，不能跟别人说话。到家后马上放在床席底下。三年内若得子，便是女娲姑娘送的孩子了。现女娲观虽不存，然而作用不减。不少来拴娃娃的人依然对着原基地跪拜祈祝，墙壁已被香烟熏成了黑色。也可以直接去大殿向人祖爷求子。在显仁殿东侧的台基上，有一个小石窟，宽仅容二指，深亦不过三、四厘米，人称“子孙窟”，云摸之可以得子。1985年修大殿时，子孙窟的石头曾被换过，如今周遭又被摸得乌黑锃亮。摸子孙窟的并不一定是为自己求子，可以是婆婆为儿媳摸、小姑为嫂子摸。

为求子、治病、求福求财等而许的愿五花八门，还愿的形式相应地也就多种多样。一般许的如楼子、旗杆、元宝、香纸火炮，也有许纸扎的猪、羊乃至真正的猪、羊的。有许担经挑的，还有许戏、电影的。这里的“楼子”是指一种纸活，用秸杆或竹棍作骨架，糊上彩纸，扎成楼房，送给人祖居住。里面大多印着伏羲像，是各家自制木版印的，多系头生双角、腰系虎皮、手托八卦，也有蟒袍冠带的文明形象。也有无画而单写“人祖伏羲之位”的。旗杆是在一根红色木棍上扎一小旗，旗下有方形的斗。主家若求子得了男孩，还愿时旗杆的斗是封严了的，若得了女孩，斗就没底。许愿时要说明还愿的内容与方式。例如许三年之内，每年跳担经挑的，或每年送一个楼子的，有的则一年一个楼子，直到孩子长到12岁成人。也有送钱的，还有送鞋、送衣服的。鞋做成三寸，各色均有，鞋帮上还绣上各种花草、动物图案。这些旗杆、楼子、鞋等被拿到陵前，焚香禀明情况之后，在香池里烧掉。

香池里的灰很厚。有不少人带了烧饼、煮熟的鸡蛋等埋在灰里，片刻后扒出来拿回家去，说是“老的吃了长寿，小的吃了免

灾”。有几位男人拿着长柄铁锹专代人烧扒饼蛋，从中赚钱。有些来烧香的人还将这香灰装在袋子里拿回家去冲水喝，云可治病。

表面看来，伏羲是太昊陵的至尊神，而且就目前搜集到的作品情况看，当地有关伏羲以及伏、女兄妹婚的神话较普遍，而有关女娲独立神时期的神话并不丰富，但庙会中的诸种主要习俗都与女娲密切相关，而且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繁衍生殖意向。那么，龙都庙会的由来到底怎样？它开初是否就是古籍中记载的“仲春之会”、奉祀的乃是高媒神女娲呢？……

西华是我们此行的第二站。10年前中原神话调查组也曾到过这里。

西华县亦属周口地区所辖，民国时期曾一度划归淮阳专区。此去淮阳虽不过百里，但敬奉的主神已大不相同，所以老百姓中有“右东陵（按：指太昊陵），左西陵（指女娲陵）”的说法。清顺治十六年《西华县志》卷一载：西华县思都岗“在县北二十里。按《河南通志》云女娲氏之遗民思故都，因以为名。”《读史方輿纪要》卷四十七载：“娲城在西华县西，女娲所都也。”由此可知，现聂堆镇思都岗村是传说中女娲的都城。1981~1986年间，河南省和周口地区考古队曾来此挖掘考察，发现“女娲城遗址”。城址呈正方形，分内外两城，内城面积为19600平方米。城墙残存最高为3米、宽8米，分层夯筑。城内有陶水管道、炉灰以及鼎、鬲、豆等陶器，有明显春秋战国时代特征。还发现有明代前刻有“娲”字的方砖。城址下有大量龙山及其以前文化遗物，城周千米以内有大量汉代墓葬。1986年11月，河南省人民政府正式将遗址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我们一到西华就感到了女娲的威力。县城中心广场矗立着五米高的女娲托石补天巨像，身披着树叶，体格颇健壮。目前县政府正计划集资在思都岗修建一个规模较大的女娲陵，其中包括补天大殿、媒介大殿、造人大殿、笙簧大殿等。

聂堆镇思都岗村在县城北7公里处。目前有人口2780人（据

1992年统计结果),耕地4988亩,1992年年人均收入1139元。除庙会期间外,平时从县城没有直达这里的公共汽车。每年的正月十二到二十日,这里都有女娲城庙会,届时方圆数百里的群众纷纷赶来进香,进行集市贸易的小摊往往绵延到几里以外。平时每月的初一、十五这里也很热闹。据县科委的解守明同志介绍:这里的庙会早在“黄水”(指1938年蒋介石炸开花园口造成的黄河泛滥)前就很兴盛。以前的女娲庙里上面供着女娲泥胎,3尺多高,腰缠树叶,坐莲台,手捧太极图;下供伏羲,手捧八卦图,配享为朱襄、昊英。

如今的女娲阁是1980年以后集资修建的。大殿长24米,宽8米,高7米。也有两层。底层有三间小屋,左、右为会首议事或斋公们休息之所。中间的一间供有伏羲并朱襄、昊英的布画像,伏羲坐于当中,手捧八卦;朱襄、昊英皆站立,手捧书契、甲历。供桌上还摆着观音菩萨等神像。阁上大厅正中有女娲石像,凤冠霞帔。四面墙壁上挂满了宣传女娲诸神迹的巨幅画像。阁后有女娲坟,坟前有碑,上书“女皇媧氏之墓”。据说“黄水”时女娲坟曾被淹没,洪水后方圆数百里的群众纷纷赶来运土造坟,并栽下近200亩的桃树、松柏。如今庙会期间仍有人往坟上添土。

阁西尚有两间土屋,是在女娲阁建成之前由信徒们捐资修建的礼祀场所。一间为厨房,供在此“守功”(指守在娘娘身边以表虔诚心)的人们炊膳之用。另一间的门框上贴着“补天造人循环宇宙,开天辟地女娲称皇”的对联。内供女娲托石立像,面目粗糙。墙上挂着一幅不大的伏羲像、两幅飞龙图、女娲补天图,并一幅“女娲执世造人”图,图中的女娲身穿树衣,旁边有一对童男童女手牵着一根红线,明显是一副媒神形象。

女娲城庙会上的进香、许愿还愿、求子祈福等习俗与淮阳大体相近。不过在这里,女娲是“天地全神”,她给人们送子赐福、消灾治病,还成了人们诉冤陈情的神判官。她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对人们(尤其是妇女)精神上的影响是巨大

的。

思都岗不少人自豪地告诉我们：思都岗是“八宝神仙居地”，“只要是沾着女娲娘娘的地间，都出主贵东西。”比如说，她的坟上长有灵芝草，可治百病；菩提树一年四季青枝绿叶，但人总也找不见它；三土岗上的果树，结的果实总是又大又甜；村中还有玉石井，每投石，如中锣鼓，声音清亮，相传里面原有只金老鼠，后被南方人盗走了。

这里关于女娲造人、补天、滚磨成亲以及显灵的神话、传说是十分普遍的，不少人能讲能唱，甚至将女娲的有关身世联成一体，从其出世、补天、成亲一直讲到造人、定居思都岗，形成一定系统的民间神话传说群。尤其令人注意的，是讲唱这些神话常常是在一种庄严肃穆、甚至是在女娲附体的情况下进行的。例如92岁的史全来老人（男，牛岗村人，随女儿住在思都岗）在唱长篇的《女娲诗卷》之前，就先双手合十，口念“奉请着开天老祖、日月圣母、老佛祖、老母、无生圣母、老天爷、玉皇大帝、观音菩萨、老皇娘、伏羲”，念毕才唱。从天地混沌、兄妹降生、女娲用五色石补天直到兄妹滚磨成亲，唱得情真意切。为建女娲陵四处“跑功”（指去外地宣传女娲、进行募捐等）的会首李俊（女，70多岁，鄆岭陶城乡人）说：她是女娲、伏羲、盘古三人附体，神让她讲，她就讲得顺畅；不让她讲，她就想不起来。她讲女娲兄妹婚神话时且咏且讲且唱，手脚发抖，并云所学皆为女娲梦中点化。她的这种“附体”、“点化”说，在庙会上的妇女们当中十分普遍。有人受“点化”，一夜之间学会唱经，然后就在庙会上宣传。这些经大多宣扬女娲为人类造福的艰苦历程、窘迫现状（如无钱修庙等）、劝人多加照拂之类。例如有一首经便唱道：“女娲姑娘从南来，头没有帽子脚没有鞋，身披着芦衣泪满腮，全心全意修世界。……”不少妇女唱经时神情激越，乃至声泪俱下、哽咽不成语。

我们在这里还遇到一群西夏妇女来向女娲诉冤告状，领头的

妇女哀不自持，一句一叹“老娘啊”，陪伴者也一同落泪，屋内一片歔歔之声。于是常在庙会上“守功”的一位中年妇女焚香祈拜女娲像不久，便女娲附体，开始审问这桩官司。诉、判者皆以唱经形式进行，整个事件极像一幕宗教剧。

在思都岗的调查中，我们由衷地感到：女娲完全是民间信仰中最受尊崇的大神。相形之下，伏羲不禁黯然失色。

西华归来，我们在开封略事休整，4月6日，又取道安阳、邯郸，到了河北的涉县。

涉县古称沙侯国，夏商时属冀州，汉时才有涉县之名。从明、清两代直到民国时期，一直隶属河南。1949年方划归河北。涉县地处晋、冀、豫三省相交处，古有“秦晋之要冲，燕赵之名邑”之称，又是老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薄一波等都曾在这里长期居住和战斗。现下辖8个镇、22个乡，总面积1489平方公里，人口350967（据1990年统计结果）。盛产花椒、柿子、核桃。

太行山与女娲历史上便有不解之缘。《地理通释·十道山川考》、《卫辉府志》引《寰宇记》、《事物异名录》等均载太行山为“天下之脊”，别名又有“皇母山”、“女娲山”等称，其上有女娲祠。宋代崔伯易曾作《感山赋》以纪其胜况。涉县地处太行山东麓，境内唐王山（又称“凤凰山”，汉时又称“中皇山”）上又有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娲皇宫。古史载女娲“居中皇山”，并于此处炼石补天。因此，结合古文献资料，考察女娲神话及其信仰习俗在当地的状况以溯其历史沿革，对研究女娲具有重要意义。这是我们决定跨省去涉县的主要原因。

娲皇（原作“媼”，下文俱改作常用的“皇”）宫位于涉县西北的唐王山上，坐北朝南，西临清漳河。整个建筑群分山上、山下两大部分，多系明清时的旧格局，1979年以后陆续进行了维修。山下建筑有朝元宫、停骖宫、广生宫和牌坊等；山上建筑有娲皇阁、梳妆楼、钟楼、鼓楼、迎爽楼、木牌坊、皮疡庙、六角亭、灵

官庙及山门等。总占地面积约 76 万平方米。

朝元宫为四合殿式建筑，建于何时，似无明文可考。如今这里的“三官殿”中供着天官、地官、水官，“大成殿”中供着千手千眼观音。两厢还供有四大天王和弥勒佛的塑像。

停驂宫。据清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重修停驂宫记》碑文所载：“按旧志转载，北齐文宣帝高洋自邺返太原，尝道经山下，起离宫以备巡幸。宫之得名或自此与。内奉娲皇暨碧、紫霞元君神像。”如今宫中三神依旧，女娲居中。不过当地老百姓则说此宫是女娲娘娘回宫时歇马之处，故俗名又叫“歇马殿”。

广生宫，俗称“子孙殿”，是山下主要建筑之一。其创建之时，大约与娲皇顶相继。现宫中供有广生圣母。院中立有清立石碑二通。同治八年（公元 1870 年）《重修广生宫记》载：“每岁暮春，燕晋士女不远千里奔走偕来，登览者必先于此宫瞻礼焉。”如今来这里“求子孙生育之蕃”者依然络绎不绝。

广生宫东有吕祖殿，供有吕洞宾像。

沿着十八盘山路登上娲皇阁的途中，有数亭并一灵官殿，中有王灵官像。盖以其“驱逐四方，无远不届”而为娲皇侍卫。

娲皇阁的整个建筑依山凿壁，错落有致，通高 23 米。山门上书“别有天地”、“蓬壶仙境”，左右楹联为“凤山名隆三岛，神仙势压十洲”，山门正、反面的四个角上分别镌刻着“断石立极”、“炼石补天”字样。山门左有皮疡庙，内供皮疡与鲁班。山门右有一牌坊，上书“娲皇圣迹”。拾级而上，迎面一块巨石上刻着“古中皇山”四字。依山的石壁上刻着珍贵的北齐佛经，并存有眼光、蚕姑二窟，窟中神作佛像状，俱有残损。娲皇阁共有四层。最高层门额上书“炼石补天”，中供女娲托石坐像，脚下立着几个小泥人。三阁楼中的女娲手托陶罐，阁中挂有香客送的红布和锦旗，各书“有求必应、得女谢恩”，“神恩赐子、灵验之极”。门额上书“补造化”。二阁楼乃“清虚阁”，里面的女娲手托着一个男孩。最底层似为一大窟，女娲凤冠黄袍坐于拱顶式的大厅当中，身后有

九位女神并二凶神恶煞作侍卫，门额上书“光照九洲”。

娲皇阁建于何时，至今尚无定论。据嘉庆年间（公元1796～1821年）《娲皇圣帝建立志》碑文所载：“有悬崖古洞，迨汉文帝创立神庙三楹，造神塑像，加崇祀典，其初谓之中皇山。”按此，则娲皇阁古迹当始于汉文帝时。但此碑年代既不古远，又为乱师所云，考证娲皇阁的人们一般并未以之为凭，而多认为此处遗迹始建于北齐。《涉县志》载：文宣帝高洋“于此山腰见数百僧行过，遂开三石室，刻诸尊像。及天保末，又使人往竹林寺取经函，勒之岩壁。”这就是摩崖刻经及二神窟的由来了。可是，原先的三石室为何如今只存二窟？是否如今成为娲皇阁底层的洞穴即原来佛室的第三窟？如果真是如此，娲皇又是什么时候占了上风，而将原先的佛教盛地据为自己的宫殿了呢？若如有些人所说^①，娲皇宫木结构的初建年代在唐会昌元年（公元841年）至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之间，那么在唐代女娲势力为何如此强大？倘如《娲皇圣帝志》载，娲皇阁始建于汉代，那么娲皇在此的势力恐怕就是在被佛教压倒之后东山再起的，因为在史乘上，女娲在汉代是很活跃的。这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它对于认识女娲与宗教之争的关系、女娲在民间信仰中地位的变迁等都十分有意义。

娲皇宫庙会一般在每年农历的二月十五到三月十八日间进行。据说，以前乃在三月初一到十五（或说十八日），其他日子庙门不开。如今则一年四季开放。三月十八，传说是女娲生日。咸丰三年《重修唐王岐娲皇宫碑记》载：“每岁三月朔启门，越十八日为神诞。远近数百里男女坌集，有感斯通，无祷不应。灵贶昭昭，由来久矣。”又宣统二年（公元1910年）《古中皇山娲皇圣母庙重修碑记》：“要之吾涉亦冀州分域也。数百里中敬圣母者，虽村各有庙，悉望是山以为朝宗之所焉，悉覲是庙以致祈祷之情焉。”

^① 见王元、江玉亭、马忠礼合写的文章《娲皇健步出深山—古建奇构娲皇宫及其开发》，《旅游学刊》6卷4期，1991年。

可见娲皇宫在清代的显赫与隆盛。如今这里的庙会依然十分盛大，影响及晋东南、晋中、豫北、冀南等地。管理处的程俊义同志告诉我们：从1979年以来，人数最多的一天达到14000人。

女娲在这里一般被称作“老奶奶”，也有叫“当央奶奶”的，并根据不同区域方位而称女娲为“北顶奶奶”、“东顶奶奶”等。“娲皇圣母”是很正式的称呼。去娲皇宫进香，俗称“朝顶”。朝顶是件圣洁的事。虔诚的人上山前要净身洗手。上山时挨别人骂了也不能回嘴，下山可就不同了。“不干净的人”（主要指品德不好、作风不正派的人）被认为是没有资格去朝顶的。如果不能来朝顶，在家里向此方向烧香祈祝也有效。但不能受人邀约而不去，而且一去得连续三年不能间断，否则不吉。朝顶的人们携着香纸、几尺红布、几袋饼干，拜神时抓一把饼干、扯一条红布放在像前。这红布条还可以系在山上的树草上，据说可得吉利。有人还将山上的红布条拴在衣服上带回家去，以示朝顶大吉。山西人常带来小米，撒在功德箱和十八盘山路上，其意有二：一是送给老奶奶喂猫，二是祈求老奶奶保佑五谷丰登。令人注意的是这里卖的香纸除黄色外，还有红、蓝、绿、靛黑，共五色。当地人以为黄纸代表金钱，其他四色代表衣服布匹。这种习俗似不见于他处，是否与女娲炼五色石有关，尚待考证。

这里没有担经挑和泥泥狗，其他求子祈福、许愿还愿形式与淮阳、西华大体相同。也有将石子搁在树枝间、或在路旁搭个石塔来表示求子愿望的。三月十四日夜（持此说者，认为明日是女娲生日），子孙殿的院里常坐满了进香的人，多为妇女，称“坐夜”，以表示对老奶奶的孝敬虔诚之心。第二日一早要抢烧头一柱香，以求一年顺利吉祥。山上看相算卦的人将所用铜钱称为“当央奶奶钱”，以示此钱占卦十分灵验。奶奶顶上有一个烧香的大火池，以前常有香客爬上娲皇阁往火池里跳，俗称“跳火池”，据说真正有孝心、诚心或者贞节清白的人都不会受损伤。

当地人跟老奶奶女娲有着特殊的感情，认为自己是老奶奶的子孙，所以他们可以吃供品而不会遭责罚，外地人则不行，他们只能通过跟当地人交换的方式得到这些沾了奶奶灵气的东西。除了庙会期间照例的进香外，涉县的高家庄、石家庄等处百姓还有每月初一、十五给老奶奶上供的习俗，有些在夏收、秋收之后也要上供，叫“谢夏”、“谢秋”，以感谢奶奶的照拂。上供可以择吉日几家一块儿供，也可各家单供。一般就供以馍、饼，“全供”则不仅要有菜，还要在大米上放花椒，摆十二碗，再将十五个馍摆作三堆。焚香祀毕，将馍饼揪几块向四个方向扔出，剩下的则自己吃。男女均可执礼。

这里有关女娲显灵的说法很多，神话传说也不少，最普遍的是讲女娲与唐王争地、反埋绣鞋的故事，以解释“唐王蛟媧皇官”的来历，其他讲述女娲补天、造人的神话也带有很浓的地方化色彩。如说女娲在中皇山上支了个大锅，从漳河里捞出五色石子放在锅里熬，现在清漳河里的五色石，就是当年补天时剩下的碎渣，媧皇阁右边的熔五台，就是炼五色石的地方，左边的三级飞天降，就是她补天飞升时来回走动的地方（县文化馆李亮转述）。兄妹成亲的神话也很多，但说明其中兄弟就是“伏羲”的很少，事实上我们问到的许多人都不知道“伏羲”为何人，有些人则承认：将兄妹说成伏、女乃是受书本的影响。这种现象值得注意。我们在这里还搜集到一则《女娲制笙簧》的神话，十分生动，可补古文献资料之不足。

媧皇宫现保存有历代碑刻 75 通。就我们所看到的，这里的碑刻保存得很好。多系明、清两代所立，内容述及女娲之神功、古代礼祀之隆盛及某处古迹的兴衰史，是研究古代女娲信仰及女娲神话的宝贵资料。

离开涉县返回河南，我们接连考察了林县、安阳、武陟三县。这些地方虽未发现有关女娲的信仰习俗，但流传有不少神话、传说，有些十分生动，例如《清凉山的传说》、《“小磨湾”的来

历》；有的则较曲折，如《下雨时为啥起黑云》。位于黄河之滨的武陟县，素有“龙源”之称，这里有不少新石器时期的仰韶、龙山文化遗址，流传有大量的神话和历史传说。相传女娲的家就在这里的西滑封村，她的五个儿子为救百姓曾与鲤鱼精在水塘中大战^①。伏羲拿一扇磨上了太行山、女娲则上了青风岭，二人在两座山上滚磨卜婚，气势十分雄壮。阳城乡郭下村农民李待见（女，45岁）还讲了一个《四大怀药》的神话传说，解释当地盛产四大怀药的来历。

4月17日，我们结束了近一个月的采风工作，从武陟返回郑州。

三

这次田野采风，我们搜集到大量的有关女娲的口头传承与风俗资料，获录音磁带14盘，照片100多张，民俗实物几十件。考察过程中，活生生的、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事象不断给我们提出问题，同时也给我们多方面的启示。

这里仅就对女娲神话及其信仰习俗的考察谈谈此行的初步结论。

其一，女娲在中原地区的影响是巨大的，甚至是深入人心的。在此之前，中原神话考察组已经在开封地区、信阳地区、周口地区、太行山区等处进行了多次实地调查，搜集了大量女娲神话及相关的民俗资料，从而证明女娲在中原地区影响的广泛性。我们此行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而且，就淮阳、西华、涉县的情况看，女娲的影响还是深入人心的：人们不仅在口头上讲唱、宣传着她的神功伟业，而且在民间信仰、民间音乐舞蹈、民间工艺等诸多

^① 《五龙泉的由来》，见《龙源传说》，中原农民出版社，1990年。

方面都可以见到她的巨大影响。这在全国怕都是少见的。这种影响有着长期的历史，在后世的流传、延续过程中，有关女娲的文化“遗迹”（如保存下来的坟、庙、磨盘、石子等）起着一定的固着、凝聚作用。在中原地区的神话调查中可以看出，有关女娲的神话及信仰习俗基本上是以有关“遗迹”为中心向外散布流传的，中心点的神话往往丰富、生动、甚至成系统，有关的信仰习俗也最丰富，女娲对人们的影响也越显著。

其二，现代民间口承文艺中的女娲神话，很多已逐渐失去神话产生之初作为“神圣的叙述”（Sacred Narrative）的特点，完全成为了民间“俗说”，但依然有一部分保留着这一特点，带有浓厚的信仰色彩，是民间信仰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在西华的女娲神话），虽然与古典神话相比，它们在叙述上也多少具有了世俗化、宗教化^①以及地方化、情节的复杂化等特点。

“世俗化”主要是指把神话中描述的人物和事件看作非真实的，或者看作并非超然存在而是存在于现实当中的。这种态度在古典神话中已有存在，不过随着神话在后世的流传，这一成分日益加重。我国神话学史上文人学者将女娲“历史化”、“政治化”的做法，也可以看作是世俗化的两种倾向。在现代民间，神话中的世俗化成分并不妨碍一些讲述人和听众对女娲的信仰，不过，一般看来，很多人是将女娲当作了“非真实存在”，或将其严重生活化，信仰的色彩已逐渐失去。一些神话中的女娲也与凡人一样有生老病死、七情六欲。世俗化的倾向与历史的发展、思想的进步有联系，但并不一定是成正比例的。

宗教化与世俗化往往并行不悖地存在于神话发展过程中。女娲神话的宗教化，主要表现在道教化上，即女娲的身世经历等带上了道教色彩，或与道教神灵发生联系。例如思都岗史全来讲：伏、女本是天上的大仙，后投生到无极老母腹中，才成了世间唯一的

^① 这里的“宗教”系指世界宗教。

姐弟；女娲捏泥人后怕雨淋，是太上老君放在八卦炉中加以烧炼的，翻炒时人掉了尾巴，或者缺胳膊、断腿，成了后来的残废。在西华、淮阳等地，女娲还成了最显赫的老母，统领着观音、无极、广生等12位老母，俨然是神祇系谱中的至尊者，宗教信仰的色彩就更浓厚了。

地方化是指将本无特殊地域限制的古典神话“坐实”到某一特定地点上，从而使神话具有真实可信的效果。与世俗化倾向结合起来，常使神话变得更像传说。关于女娲神话流传中的这一特点，张振犁先生在《中原古典神话源流考》中曾有专文论及，可参考。

另外，古典女娲神话在流传过程中还存在着复杂化的趋势。这一方面表现在与其他神话人物或故事类型越来越多地发生粘合，例如将女娲与盘古、宓妃等相粘合，将伏、女与兄妹婚型洪水神话相粘合等，从而使原有的神话变得更为复杂。另一方面，随着后世生活环境的发展变化以及传奇、戏曲、说书艺术、小说创作等的影响，民间的一些女娲神话相应地出现了曲折复杂的情节，甚至带有浓厚的演义色彩。其中虽不免带有编创成分，但仍然可反映出民间对女娲的观念。例如安阳的《下雨时为啥起黑云》，讲女娲捏了两批泥人后，和后羿结了婚，因龙王降罪，人皆渴死，只剩下一个女孩就与女娲生的儿子结了婚，并繁衍了第一批真正的人，以后龙王再使坏时女娲就叫雷公雷婆看住它，它要下雨，黑云就裹住它。这篇神话篇幅较长，带有较浓的故事意味。

其三，女娲神话及信仰所以能历经数千年而依旧盛传不衰的原因，我们想主要有两个：一是因为民间传承的延续性。民间传承有着巨大的历史惯性。女娲神话及其信仰在数千年的流传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些相对稳定的观念、形式，从而使其能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在这一过程中，有关女娲的文化“遗迹”起到了一定的固着和凝聚作用。二是因为其现实的功用。女娲在民间信仰中是人类的始祖和文化英雄，是全知全能而又富有人情味

和慈爱之心的大母神，她可以作媒、送子、降雨水、保丰收、赐福祿、免灾殃，给人们带来平安和幸福，因此人们需要她、敬奉她。除此之外，“念经”与讲述有关的神话，不仅起着解释宇宙和人类起源的“解释作用”，劝人积善行德、敬畏神灵的“教育作用”，而且带着原初“神圣的叙述”特点的神话也在不断维系、巩固着对女娲的信仰，实际上，它是民间女娲信仰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即使在现代社会中，女娲神话及其信仰的各种功用依然能满足一部分人不同层次的需求，当然，其中神话的解释、娱乐、教育功能越来越突出了。一般地说，大凡神灵，只有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发生联系并被认为能在其中起到实际的作用，才不会被人忘记。女娲神话及其信仰历久不衰，也说明了这一点。

其四，“中原女娲神话及其信仰习俗的考察”对学术问题的印证与再思考。女娲神话及其信仰历经千万载，内涵十分丰富，因此较早引起了中外学者广泛的兴趣。不过，时至今日，其研究领域中的不少问题依然未得到解决，例如女娲的族属与产生地、女娲神话的历史演变等。对于前者，从本世纪三、四十年代芮逸夫、闻一多、徐旭生等认为伏、女出自南方苗蛮集团以来，时至今日，这一推断依然占着相当的优势，尽管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我们此处并无意于解决这一问题，而且我们认为，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还要依赖民族史、考古学、文化学等的通力合作。但是，闻氏等人上述观点的主要证据之一，即是文献中记载着苗人祀伏、女为祖先神^①，而现在在中原地区不仅发现有大量的伏、女神话流传，而且伏、女作为人类始祖，在民间信仰、民间音乐、民间舞蹈、民间工艺、民俗语言等方面有着巨大的影响，仅从这一点来说，三、四十年代的资料来源便显出局限了。新的情形下

^① 参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卷，《伏羲考》，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据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重印；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231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新一版。

其结论至少该重新检验。

再如女娲与伏羲的关系，伏、女与兄妹婚洪水神话的关系，也一直是女娲神话研究史上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女娲与伏羲，伏、女与兄妹婚洪水神话之间并非有着必然的联系。例如在西华、涉县，女娲的地位十分显赫，伏羲则较低微，甚至不少老百姓根本就不知道伏羲是何人。大量的兄妹婚洪水神话的主人公不是伏、女，有的说成伏、女，乃是受了书本或其他神话的影响。这种情况，对于学者们争议的问题，或者是一种启示和有说服力的印证。

在考察中我们深深地感到：民间文化真是一个辽阔广大、蕴藏丰富的海洋，这次中原女娲神话与信仰的调查中所获得的，只是这海洋中溅起的一些小小浪花。我们真诚地希望它能给新时期的民俗学园地增一分活力，并抛砖引玉，引起更广泛的对女娲神话与信仰的调查与研究的兴趣，从而将这一流传久远的、有着丰富文化史内涵的神话推向更高的研究境地。

● 袁志广

在维吾尔民间开展 田野作业的报告

维吾尔族，是新疆兄弟民族中从游牧业较早转入农业的一个古老民族，分布在全疆各地，但主要聚居在天山以南的和田、喀什、阿克苏、库尔勒和天山以东的吐鲁番等地区，有719.47万人，占新疆总人口的47.47%。维吾尔族也不是某一个特定部落简单的延续，而是游牧与生活在古代西域的众多部落和许多外来民族的融合体。维吾尔，是本民族的自称，意为“联合”、“同盟”、“团结”。维吾尔人的族源可上溯到“丁零”、“铁勒”、“赤勒”、“袁纥”、“回纥”、“回鹘”，在元代和明代称之为“畏兀儿”，与今天的“维吾尔”相似。维吾尔人分布在古代丝绸之路的重要地段，在这段路上，中原历代王朝的官吏、戍卒、移民，中东、中亚的商人、使者、僧侣，以及漠北勃兴的豪强游牧民族，青藏高原的军旅牧民等，纷至沓来，往返不绝，武力征服，民族同化，带来巨大的文化冲击。也正是处在这种特殊地理位置的缘故，维吾尔先民历史上还信仰多种宗教，她除了信仰属于原始宗教的萨满教外，还曾接受袄教、道教、摩尼教、景教、佛教和伊斯兰教。15世纪后期，伊斯兰教靠武力取代其它宗教而占绝对统治地位后，维吾尔人才逐步实现伊斯兰教信仰的一元化。维吾尔语属于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在其现代日常用语中来自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俄语和其他民族语的变音借词很多，词序与日语很相似，如动词在名词之后等，现行文字是根据阿拉伯字母改造而成的拼音